



▲熱騰騰的無錫小籠包。

無錫必吃小籠包

幾乎每座城市都有小籠包。上海有、蘇州有、杭州有，在街角早餐店隨手就能買到熱騰騰的一籠。既然如此，為什麼遊客到了無錫還是會特地排隊，只為吃上一口無錫小籠包？

不只是因為它好吃，而是因為它「只有在無錫，才能吃到真正的味道」。

無錫小籠包已有百餘年歷史，是當地最具代表性的傳統名點之一，也是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統技藝。從清末民初一路流傳至今，靠的不是噱頭，而是一代代老師傅對手藝的堅持。

第一次吃無錫小籠包的人，往往都會驚訝：「怎麼是甜的？」這正是它最鮮明的特色。無錫屬於江南水鄉，錫幫菜向來講究「甜出頭、鹹收口」，鮮肉餡中加入適量白糖和醬油，經過蒸製後，甜味並不突兀，而是與肉香、醬香、湯汁完美融合，形成濃郁卻不膩口的層次感。

真正的無錫小籠包，更迷人的地方在於那一口湯汁。它不是把高湯灌進包子裏，而是將熬製好的皮凍拌入肉餡，蒸熟後皮凍化成鮮美的湯汁。輕輕提起，小籠包皮薄卻不易破；咬開一個小口，熱騰騰的湯汁瞬間流入口中，再配上一點香醋和薑絲，鮮、甜、香三種味道在嘴裏交織，這正是無錫人最熟悉的家鄉滋味。

如今，無錫的小籠包店遍布大街小巷，其中不少老字號至今仍堅持現包現蒸，每一隻都擁有十多道均勻細緻的褶子，從擀皮、拌餡到蒸製，每一步都講究火候與經驗。正是這份對細節近乎執著的追求，讓一籠看似平凡的小籠包，歷經百餘年依然人氣不減。

旅行的意義之一，是品嚐一座城市的味道。而無錫的味道，或許就藏在那一籠剛揭開蒸蓋、熱氣氤氳的小籠包裏。



樂 活
潘 少

逢周一、二見報

巴斯蒂亞餡派

如果說塔吉鍋（Tagine）是摩洛哥人扎在泥土裏的日常，那巴斯蒂亞餡派（Pastilla）則是他們飄在雲端上的夢想。這道菜的地位，等同於一個盛大節日的開場白，只要它一現身，哪怕再隨意的家宴，也會瞬間有股儀仗隊迎賓般的儀式感。

從外表上看，它圓滾滾的身軀，人畜無害。可一刀切下去，很多人都會大驚失色，那細密的糖粉下，是層次分明的肉碎，所以，這到底是甜品還是正餐？敢把糖灑在肉派上，究竟是「何意味」？

巴斯蒂亞的身世，可比它的味道還曲折。它的雛形誕生於中世紀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後來隨著摩爾王朝衰落，南下落腳在摩洛哥。

非斯這座古城，如今是這道菜公認的發源地。做巴斯蒂亞是個體力活，也是手藝活。最考驗人的，是那層叫「瓦爾卡」（warqa）的餅皮，製作時要把麵團在熱鐵板上反覆輕拍，拉出一張張帶着韌性、薄如蟬翼的外衣。

餡料分三層，雞肉或乳鴿肉加洋葱、藏紅花等香料慢燉到酥爛，撕成細絲；剩下的湯汁則要打入雞蛋，熬成近似蛋奶凍一樣的夾層；最後配烤香搗碎的杏仁。三層各自為政，疊進餅皮裏，送入烤箱。出爐後再撒糖，用肉桂粉畫出交錯的網紋格子，才算大功告成。

看工序的繁複就知道，它從來不是日常菜，而是招牌、臉面，關鍵時候往出一擺，場子就被撐起來了。

等真正吃到嘴裏，巴斯蒂亞餡派給人的衝擊才算落地。酥皮簌簌落渣，肉絲的鹹鮮混着藏紅花和生薑、肉桂的味道，被綿密的蛋奶層推進舌根，杏仁香貫穿始終。讓你確信這不是一場混戰，而是奇妙的融合。抬望眼，一邊是滾燙荒涼的撒哈拉，一邊是蔚藍浩瀚的大西洋，刻板印象被連根拔起，甜、鹹、鮮、香不計前嫌握手言和。人這一生，大抵也如此了。



食 色
判 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眼下，廣州多區荔枝晚熟優質品種接力上市。上周末，筆者與親友一起相約摘荔枝，只見漫山荔枝掛滿飽滿紅果，微風掠過，清甜果香撲面而來，愜意又治癒。

對嶺南人而言，荔枝並非普通的時令水果。它是童年盛夏午後，外婆從老荔枝樹上摘下的鮮甜果實；也是老街巷口，水果攤小販一聲聲「糯米糍、桂味」的熟悉吆喝；還是傍晚家人圍坐閒談品荔枝時，心底油然而生的踏實與滿足。這份情愫，外地人或許難以體會，但在廣東人的心裏，荔枝熟了才算到了真正的夏天。

古人似乎比我們更早懂得這份美

好。歷代詩文之中，歌詠嶺南佳果的篇章不勝枚舉，蘇軾的「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可謂最為深入人心。一生輾轉奔波的蘇軾，晚年落腳嶺南，沒有糾結境遇的起落，反倒被一顆荔枝的清甜打動，心生長居於此的念想。也正是這句經典詩句，讓嶺南荔枝走出南疆，被天下人知曉，一顆鮮果，就此化作寫給嶺南的溫柔情書。

如今，作為當之無愧的核心產區，廣東的荔枝產量佔全國半壁江山、全球約三分之一，全產業鏈從業人員一百多萬，小小荔枝已然成了名副其實的「富民果」。日趨完善的冷

了我。

李滿枝來讀這個碩士班的時候，已經從中學校長任上退休。他早年畢業於新加坡南洋大學（簡稱也叫「南大」），功底甚佳，他來讀這個碩士班，不是為了得一個文憑，純粹就是因為對南洋大學（全中文教學）那份難以忘懷的感情，以及對中華文化發自內心的熱愛。李滿枝看上去頗嚴肅，其實是個極溫厚的長者，他不但學習認真，在課上不時發問，而且身為班長也十分盡心，把班務打理得妥妥帖帖——畢竟做過校長。在課程結束提交的論文中，他的文章是寫得最

李滿枝

長也是最有見地的幾篇之一。我那時是青年教師，在文學觀念上比較「現代主義」，李滿枝則對「現實主義」相當執著，文學趣味上的這種差異並沒有妨礙他選我做導師，我呢，也欣然接受他為我的學生。

雖然他年紀比我大了許多，但他喊我老師我並沒有覺得有何不妥：老師不過是一種職業稱呼。可是等他到了南京見到我太太稱呼「師母」時，我卻大吃一驚了——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中華文化在一位海外華人身上的具體展現：他並沒有因為我年齡上比他小了一大截就倚老賣老，而是真

莊重着裝

案，自覺並不適合。最終我選擇了一件淺灰色恤衫連黑色西褲，帶着沉重的心情前赴安息禮。

年輕時代，我如其他文職人士般，都會穿着西服上班，衣櫃藏着不同顏色的恤衫，以便替換及配搭。年事漸長，現在我已沒有需要穿着西服，故此亦已好幾年沒有添購新恤衫。近年來，較需要穿着恤衫的場合，大多是出席喪禮。現在想來，最近幾次的相同場合，其實我都是穿着該件灰色恤衫。「也許應該要購買一件新的黑恤衫了。」從King Sir安息

禮回家途上，我生起這個念頭。

每次出席喪禮或追思會，都是一次難忘而深刻的體驗。King Sir的安息禮十分莊嚴，整體流程有條不紊，節奏分明，完全展現對King Sir的最後致意。除了宗教儀式，King Sir的弟弟、侄兒，以及一位演藝學院學生代表分別致詞，令我們得悉更多King Sir的生前軼事。總體而言，King Sir除了對香港的戲劇藝術作出巨大貢獻，他助人為樂的精神，亦值得後輩學習。

年輕時代，經常有機會參與親友

九旬芭蕾舞教師

孫女的高中畢業典禮及陪孩子們過暑假，一直住在英國，孫女便提前預約，看能否讓爺爺奶奶進課室作一次觀摩，得到肯定回覆。

年過九旬的教師走出課室親迎，向學生介紹我們來自香港。課室很大，十三位水平相當的學生扶杆而立，分佔了三面牆。

早已知道她培育了幾代芭蕾舞教師，孫女的歷任教師都對她十分尊崇。課堂上，教師哼着曲拍，在舞動的學生之間穿梭，

展，讓荔枝從產果之地變成宜居宜遊的網紅鄉村。

從古時文人筆下的詩意風物，到如今富民興業的特色產業，荔枝承載的嶺南風骨從未改變。細細想來，這份溫潤內斂的特質，恰好也是嶺南人的寫照：不張揚，不濃烈，不爭春，不搶夏，只把一年的陽光雨露凝結成一枚小小的果實。你剝開它，便嘗到了整個嶺南的夏天。



十八彎

關 爾

逢周二見報

誠地把我當成傳統意義上的「老師」來尊敬。

李滿枝因為成績優異，加以對中華文化衷心熱愛，後來繼續申讀博士學位。那時我尚不是博導，中文系卻讓我協助指導他，因此李滿枝也可以算是我實際指導的第一位博士生。如今他去世已經十年，思之令人感傷。



過眼錄

劉 俊

逢周二見報

的婚宴或生日派對，我當然穿得時髦多彩。年事漸長，同輩已經沒有婚宴，前輩壽筵我仍積極參與，但更多機會出席的就是喪禮。屈指一數，這兩年我認識的戲劇界前輩便有林尚武及李銘森仙遊，另外我的表弟亦英年早逝。生命有時，聚散無常，未來我可能更需要一件正規的黑恤衫。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你若能繞過經驗，你便會有創新之舉。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車上人生

根據統計，香港的的士司機裏，平均年齡已經達到五十八歲，百分之十的司機年齡已逾七旬。有時坐在香港的士上，看着白髮蒼蒼的司機，不由得心生一絲憐憫。他們的背後，可能是無人養老的隱憂，也可能是黃金時代的殘影。在內地，的士已不再主流，新能源網約車成為了通勤的主流，對網約車司機而言，生活同樣不那麼容易，在內地搭乘過網約車的都知道，算上接載時間，一小時車程，乘客支付的車費可能就三四十元人民幣，算上平台抽成，司機每小時時薪不過二十元人民幣，再扣除租車費用、停車費、充電費，每月真正到手，或許也就是三五百元。這還是建立在每日十餘小時工作時間、全月無休的前提下「手停口停」的隱憂之下。

為了壓縮成本，不少內地網約車司機選擇住進專門的「司機公寓」。千把塊錢的月租，提供

了停車、充電，也供應了基礎的食宿，公寓與車，就是網約車司機們的一天。他們如同城市中的「無腳鳥」，無法駐足。

香港的士司機，困境也有相似之處。不少年邁司機仍為了當年借貸買牌的支出苦苦支撐，如今牌價大跌，貸款未清，資產已縮水。加上網約車平台的競爭衝擊，的士生意每況愈下，年輕人不願入行，留下來的多是上了年紀、別無選擇的老司機。或許很少有人想過，那位白髮司機可能已經在方向盤後面坐了三四十年，撐起了一個家，也撐過了香港社會發展的好幾個輪迴。

不論香港還是內地，城市的運轉，都需要無數雙這樣的手。



漂遊記

杜 若

逢周二見報

「為足球乾杯」

德國人對足球的熱情眾所周知，曾經輝煌一時的德國國家隊也被稱為「德國戰車」，深受世界各地球迷的喜愛。

今年的世界盃德國隊不算最強，但第一場他們對陣首次參加世界盃的美洲球隊庫拉索打出了七比一的好成績，多個精彩進球讓球迷們大飽眼福也驚喜萬分。

第二天柏林幾個帶有字母T、O、R的地鐵站被特意改成了「Too……ooooo」。德語裏「Tor」是進球的意思，中間加上一連串「o」表示進了很多個球。這便是德國人的幽默，沒想到嚴肅的他們還有如此可愛的一面。

德國隊在小組賽裏順風順水，我跟身邊球迷朋友讚揚說這屆德國隊還不錯啊。這位資深球迷朋友揮揮手搖搖頭說，德國隊總是小組賽高歌猛進，一到淘汰賽就熄火。

沒想到，還真被他一語言中了。德國在淘汰賽的第一輪遇上球風彪悍的南美球隊巴拉圭，遺憾出

局。地鐵站的名字還沒有改回來，但到處已有了世界盃變啤酒杯的漫畫。

然而當德國隊出局了，我的德國鄰居卻鬆了一口氣，他說：

「這下我可以隨意支持其他球隊了，否則之前每次看比賽，還要考慮一下這場比賽的結果會不會導致德國隊在後面的比賽中遇到強的對手。」

「還有，這一屆我特別希望有一支從來沒得過世界盃的國家奪冠，要知道，歷史上只有八支球隊拿過世界盃。特別是這一屆的非洲球隊，如佛得角非常出色，還有打敗巴西的挪威隊，都讓世界盃變得更加的懸念無窮。」

朋友舉起手中的啤酒杯：「我們為足球，乾杯！」



柏林漫言

余 逾

逢周二見報